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战略研究组

Policy Brief No. 201804

January 25, 2018

本文已发表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

薛力 :xuelicass@163.com

“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影响几何？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 11 月的亚洲五国行在中国带热了“印太”一词，研讨“美国印太战略”的会议此起彼伏。很难想象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访问会有类似效果。这折射出一点：美国依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国家，虽然影响程度在明显下降。

那么，如何研判“印太战略”？

首先，出于战略文化与力量平衡两方面的原因，美国（主要是共和党建制派）需要这个战略。西方战略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必须确定对手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战略。就美国而言，冷战时期是苏联；1990 年代是若干非西方文明；911 事件后是恐怖主义与失败国家；特朗普时期则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与所谓的流氓国家（如伊朗与朝鲜）。而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但打破了地区力量平衡，且正在形成对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的挑战。奥巴马时期的应对是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需要有自己的说法，“印太战略”算是个比较合适的标签。

其次，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个战略目前还没有成型：特朗普上台时间比较短，加上没有足够的智囊设计这一战略；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美国优先”，关注点主要在美国本土与经贸领域，加上直接影响美国安全的若干政治议题（如伊

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斯兰国、朝核问题)。他对美国承担国际领导角色的兴趣明显小于奥巴马，美国国内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军方与共和党建制派。

另外，一些盟友对“印太战略”兴致高涨，典型如澳大利亚与日本。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美国放弃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其程度可能超过了日本，在推销 rule-based order 以“套住中国”上，澳大利亚比美国还积极；日本则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名义下，力推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以制衡中国。当然，在和平环境下，日本不大可能与印澳成为正式的军事同盟，所谓“四国同盟”主要是在安全与军事议题上，形成一种“四国协调”的机制，以制衡中国军事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扩展。

再次，莫迪政府对“四国同盟”的兴趣大于上一届印度政府，辛格政府的主张是“不与中国对抗”，而莫迪则不太强调这个。但印度有根深蒂固的不结盟战略文化，也非常珍视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不愿意被任何大国当棋子。冷战时对苏联、冷战后对美国，都是这种立场。同时，印度也担心“四国同盟”将强化美日澳（特别是美国）在印度洋与南亚的影响力。

因此，“四国同盟”正式组建的可能性不大，但会在某些具体事务上进行合作（如联合军事演习，在南海与印度洋某些地区的联合巡航，等等）。这就限制了四国军事协作的深度与广度，使得印太战略缺乏军事同盟这个关键支撑，其军事与安全价值因而大打折扣。

“印太战略”的效度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一带一路”本身的特点。

美国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付敌人与盟友，但中国并非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或盟友。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近年发生了巨变。自从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基于一个信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最终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走向西方模式。现在却发现，中国不但没有走向西方模式，反而开始日益自信地展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模式，并成为一些国家效法的榜样。这让美国精英阶层受挫感明显，



因而倾向于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问题是，中国对于美国具有多面性：经济与文化上是美国的伙伴，军事与意识形态上是对手，在 IT 产业、制造业方面是竞争者，在反恐、朝核、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又是合作者，在国债上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此，在 12 月 18 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是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在有的段落又把中国称之为对手国（rival power）。可见美国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中国。这意味着处理对华关系时，美国需要逐个领域与中国“掰手腕”并争取获得优势。这是个新课题，美国没有必胜信心。

“一带一路”是本届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是一种和平扩展战略，旨在推进中国的崛起进程、体现大国责任、也能让其他国家从中获益。中国无意在此过程中构筑与美国对抗的军事同盟。中国对自己的整体定位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聚焦经济与文化领域，以双边合作为主辅之以多边合作，通常依据双边关系决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合作中不强求构建排他性机制安排，几乎做到了“一国一策”。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治理理念：无外、自愿、以礼相待、亲疏有别，等等。对于这样的合作，西方人会觉得费解，也就难以制定出有效的对策。

总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正式推出“印太战略”，以强化制衡（但非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战略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不吻合，且其实施缺乏制度保障，加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一带一路”本身的特点，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印太战略”难以有效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责任条款：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